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三十七回 趙壽萱深宵窺秘戲 林良棟見色起淫心

且說林良棟撮哄著德國兵官，要東就東要西就西，趙壽萱和一班報生，在旁邊看了，十分疑惑。那德國兵官自從佔據了電報局，便住在趙壽萱的房內，把趙壽萱趕了出來。那一班報生的牀帳，也都被他們占了，只得同著趙壽萱在廚房隔壁一間柴房裡頭暫祝大家擠在一堆，只有林良棟的房間不動，安安頓頓的住在裡頭。一班德兵，見主將和他要好，也都肯聽他的說話，大家巴結著他。趙壽萱們一班人看了，自然有些妒忌，卻只想不出德國兵官為什麼這樣的器重著他。有一天晚上，趙壽萱睡了一回，覺得腹中有些咕嚕嚕的作響，一時間絞痛起來。趙壽萱便翻身坐起，悄悄的出了柴房，黑天鵝地的摸到毛廁裡頭，又不敢點火，輕輕地蹲下，出了一個大恭，登時那肚子就覺得鬆爽了好些。趙壽萱不敢聲張，仍就鶴行鷺伏的悄悄回來。

恰恰走過那兵官窗口，見裡頭點得燈燭輝煌的，又有人在裡頭說話。趙壽萱吃了一驚，氣也不敢多透一口，連忙把身子縮短了些，伏在那窗盤外面，窺探他們的舉動，看裡頭是什麼人。

又聽得那說話的聲音低低微微的，夾著些嘻笑的聲音，好像是個女人的樣子。趙壽萱聽了，更加疑惑，連忙用著目力，望窗縫中間細細地看時，不覺又吃一驚，倒退了幾步，暗想原來又是這個東西，怎麼竟做起這個無恥的勾當來了。一面想著，恐怕被他們裡頭曉得，又不懂他們在那裡說些什麼，便一步一步地摸著回來睡了。看官，你道趙壽萱看見的是什麼人，在那裡和德國兵官做些什麼，在下做書的也要賣個關兒，不來說破，等看書的列位看官，自家揣度，得個言外的意思罷了。

閒話休提，且說趙壽萱本來是讀書出身，後來讀書不成，改了行業，捐一個小功名，打算出來混碗飯吃。不知怎樣的鑽著了宣蘭生的門路，派他當個電報委員。雖然讀書人一作了官便改了本來面目，但趙壽萱還沒有深入宦途，那一點先天的書毒到底還在他性質裡頭，沒有除掉。自從那一天晚上，看見了那般怪狀，心上便覺得有些憤憤不平，暗想我們中國事事都具著奴隸性質獻媚外人，千般百種地想著法子巴結外國人，也還罷了，為什麼還要舍著自家的身體去巴結他，這是個什麼意思呢？正在心上這般暗想，卻卻的看見林良棟挺著胸脯，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，一面孔得意的樣兒，大踏步在裡面走了出來。

見了趙壽萱也不招呼，略略地點一點頭，便望著外邊要走出去。

趙壽萱見了林良棟的面，好像有一雙手，在喉嚨裡探出來，要和他說話的樣兒，忍不住向著林良棟，把手招招道：「請略停一步，我有句要緊的話兒，要和你說。」林良棟聽了，傲然答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兒要和我說，只管說就是了。」趙壽萱要和他說時，又怕給別人聽見，便拉著他的手道：「請到我們房裡坐一回兒，好細細地說給你聽。」林良棟鼻子裡嗤地笑了一聲道：「你們的房間不就是那廚房左首的一間柴房麼？那種醜陋的地方，虧你們怎樣好住，還要叫我去坐一回兒？不瞞你說，這樣的地方我實在不能領教，你有什麼說話就在這裡說罷。」說著搖頭擺腦的甚是得意。趙壽萱聽了，本來就是一肚皮的氣兒，聽他說到此際，再也忍不住了，衝口說道：「我們住的地方，雖然醜陋，我們的身體，卻都是乾乾淨淨的，為什麼你忽然這樣的嫌惡起來。」林良棟聽了，還沒有聽出趙壽萱說他的意思，便不耐煩道：「問你有什么說話，你又不肯說出來，只顧這樣咕嚕咕嚕的，算個什麼樣兒。」趙壽萱心上雖然不快，卻也不敢糟蹋他，只說道：「你不要嫌我多口，我要勸你一句話兒，那一班鋪戶，都是我們中國的同胞，我們不能保護他也還罷了，還要說他們是拳匪的同黨，害得他們一個個的蕩產傾家，實在我看著可憐得很。你既然會說德國話兒，那兵官又待你甚好，為什麼不趁著這個機會，勸勸他的性兒，不要這般暴躁，累及無辜。要曉得拳匪殺了德國欽差，是京城裡頭的事情，和這獲鹿一絲的人，什麼相干？你若肯苦口勸他，他一定沒有不聽的，那時這獲鹿縣裡的一班鋪戶，就都受你的好處不淺了。」林良棟聽了，非但不聽，倒反覺得甚是厭煩，紅著面孔怒道：「這都是他們做的事情，與我什麼相干，難道我管的了他們的事麼？」趙壽萱聽了勉強捺住了怒氣，又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因為那德國兵官和你交情甚好，所以要去勸勸他，並不是叫你去干預他的事情。」趙壽萱一句無心的說話，不料那林良棟想差了路頭，只說趙壽萱曉得了他的秘密，有心在那裡梟他的痛瘡，登時滿面通紅，雙眉倒豎，大怒道：「你說的什麼話兒？」

我和那兵官有什麼交情？我是個中國人，他是個外國人，不過我會說了幾句德國話兒，和你們做做通事罷了，什麼交情不交情的，這般混說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氣忽忽的，翻身轉來，向裡便走。趙壽萱見了這般光景，便打了一個寒噤，曉得事情不好，今天這幾句說話，可鬧出亂子來了。但是解既解不來，逃又逃不脫，正在驚慌之際，只見林良棟同著那兵官，忙忙的走了出來。那兵官一臉的怒氣，走到趙壽萱面前，就一回手，拔出那腰內的一把佩刀來，寒光閃閃，冷氣森森的，在趙壽萱面上，晃了一晃，就要往下砍來。嚇得趙壽萱把方才那一點兒書毒飛到東洋大海去了，叮咚的一聲，雙膝跪在地下，不住的磕頭如搗，口中苦苦地哀求，只說：「我沒有什麼錯處，洋大人為什麼要殺起我來？」那德國兵官見他扒在地下砰砰梆梆地磕著響頭，手內的刀未免停了一停。趙壽萱趁著這個空兒又朝著林良棟叩首哀求道：「我們幾年的同事，求你說一個情，救救我的性命。」林良棟聽了，覺得甚是好笑，便把手對著那兵官，做一個手勢，似乎攔住他的意思。那德國兵官見了，便收住了刀，對林良棟說了幾句話兒。林良棟便翻給趙壽萱聽道：「他說他們帝國軍人的名譽，是最要緊的，比他們的性命還要緊些兒。你說我和他有什麼交情，是有心毀敗他的名譽，就是損了他們的國威，所以他氣得不可開交，一定要來殺你。」趙壽萱聽了，方才曉得林良棟做賊心虛，錯聽了一句說話，只認是趙壽萱故意笑他，老羞成怒，把那兵官撮弄出來，和他出氣，當下連忙朝他叩頭道：「我說的實在是朋友的交情，並不是說你們的壞話。我就是天大的膽，也不敢說這樣的話兒。」林良棟聽了把鼻子一動，眉毛一挑，微微地冷笑道：「哼，只怕未必罷！」趙壽萱聽了，滿心著急，便拿出那迷信神權的習氣，罰起咒來，直挺挺地跪在地下，說道：「我若有心說這樣的話兒，天誅地滅。你可相信了麼？」那林良棟的為人，雖然可惡，卻也有些迷信的地方，聽得趙壽萱當天發誓，那疑心便去了九分，故意地又冷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和你說個情兒。做不到，做得到，看你的運氣。但是以後須要小心些兒，若再是這樣地亂說，我可不能和你說情了。」趙壽萱不等說完，啞啞連聲地答應道：「此後再也不敢的了。若再說了什麼話兒，聽憑處治。」說著，林良棟便對德國兵官，指手划腳地說了幾句。

德國兵官不住地點頭，就把手對著趙壽萱，指了兩指，似乎叫他起來的意思。林良棟在旁說道：「今天總算你的運氣，聽了我的說話，叫你起來。」趙壽萱聽了，心上方才一塊石頭落地，便又磕了幾個頭，才扒起來。忽然又見德國兵官舉起那明晃晃的刀，直過來，嚇得趙壽萱「阿呀」一聲，把眼睛一閉，覺得額子冰涼的，這麼一下，更把他嚇得渺渺茫茫的，好像已經死了一般。不想等了一回，還沒有死，勉強大著膽子張開眼來一看，原來德國兵官沒有殺他，只翻過刀背來，輕輕的在他頸上拍了一下。趙壽萱到了這個時候，才把出竅的三魂六魄一齊歸在身上，立在旁邊，恭恭敬敬地站著，不敢開口。德國兵官看著他，嘻嘻地笑，忽又走近身來順手把他的辮子拉住，用力一頓，趙壽萱立腳不住，跌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德國兵官見了他這樣的戎腔，哈哈地大笑一聲，頭也不回，同著林良棟走了出去。

趙壽萱扒了起來，只得忍氣吞聲的一聲不響，自回柴房去了。

只說德國兵官把電報局占了多時，林良棟仗著他的勢頭，在外面張牙舞爪的無所不為。那做的傷天害理的事情，在下也說他不荊只說林良棟有一天在局裡，沒有什麼事情，騎了一匹高頭大馬，出來各處亂跑。跑到城門口，忽然回過頭來，見一家小小雜貨店，櫃檯裡頭，坐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女人，好像還是個閨女，雖然身上穿著幾件布衣，頭上也沒有什麼首飾，卻是丰神婀娜，舉止大方，眉鎖春山，目涵秋水。驚鴻媚夜，膚凝紅玉之酥；飛燕回風，腰鎖勝衣之骨。碧玉小家之女，綠珠金谷之香。真個是鑲雪為肌，團瓊作骨。低著頭坐在那裡，不知想些什麼。把個林良棟看得呆了多時，眼光好似被他吸了去的一般，暗想我眼睛裡頭，女人也不知看見了多少，像這樣相貌的，卻從來沒有見過一面。想著，不知不覺的自家跳下馬來，走到櫃檯外面，呆呆的立在那裡，目

不轉睛的看著那女人的臉兒。那女人偶然抬起頭來，見林良棟這般立著，認是他要買什麼東西，便問了他一句。林良棟聽著他這樣的新鶯巧囀，雀舌生香，不由得愈加傾倒，一時間不問好歹，就闖將進去。

那女人見了，吃了一驚，問他進來做甚？林良棟也不開口，只一把拉著那女人的手，往裡便走道：「我們到裡頭去說句話兒。」

看官且住，這林良棟自從認得了德國兵官以後，趾高氣揚，無論什麼人，也不放在他的眼內，差不多就是皇上皇太后的上諭，他也看得不算什麼，只要他拍好了外國人的馬屁，就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絕好護身的法兒，不要說這樣小小的一家鋪戶。一時間看著那女子這般豐致，忍不住色膽如天，一手拉了她便走。

那女人出其不意，掙扎不住，一直被他拉到裡邊，嚇得她魂飛魄散，高聲喊起救命來。原那女人是開雜貨店王三錫的女兒，年紀止有十七八歲。王三錫還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媳婦，一家四口，開著個店兒，賺些利錢，倒也不愁過活。這一天王三錫和兒子到隔壁鬥牌去了，叫了女兒出來，叫她看著店面。不多一會，忽然聽得女兒的聲氣，在那裡喊叫。父子兩個大吃一驚，顧不得鬥牌，三腳兩步地跑回家去。只見一個不認得的人，正把女兒抱在懷裡，渾身亂摸。女兒抗拒不來，只在那裡拼命地哭叫。父子兩個，見於這個樣兒，怒氣沖天，趕上一步，大罵道：「殺野的死囚，青天白日，就敢這般無禮，難道是不曉得王法的麼？」說著，王三錫便搶過來，抓開他的雙手，放過了女兒，把林良棟一把直接到地下去，揮拳便打。你子兩個服侍一個，只打得林良棟渾身疼痛，口鼻歪斜，口裡哼著說道：「你們不要這般大膽，我是外國兵官營裡的人。」王三錫和他兒子正在盛怒的時候，那裡聽得見越發的拳頭腳尖如雨點一般下來。

正是：堂前白刃，幸留令尹之頭；門內表娥，記取嬋娟之影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